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彩票/星竹著. —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03

(签约北京丛书)

ISBN 7-5302-0684-2

I. 彩... II. 星...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31681 号

彩票

CAI PIAO

星竹 著

※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 100011

网 址 :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朝阳区燕华印刷厂印刷

※

850×1168 32 开本 11 印张 242 千字

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ISBN 7-5302-0684-2

I·670 定价 18.00 元

作者简介

星竹,男,原名郭建华,1954年生于北京。先后做过工人,国家干部,北京昌平区文化馆创作员。自1981年开始文学创作,同年在《希望》文学月刊上发表第一篇小说《回娘家》,并在《人民日报》等报刊发表短篇小说。之后,在全国有影响的文学杂志《人民文学》《中国作家》《十月》《小说》《大家》《北京文学》等众多文学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几十篇(部)。同时在《美文》《北京晚报》《羊城晚报》《新民晚报》《东方少年》等全国有影响的报刊,发表了大量的随笔、散文、儿童文学等作品。

目 录

contents

红幡	/1
彩票	/18
游戏	/73
中西部	/124
庄这个人	/185
瓷瓶	/192
1960 年的乡村	/205
北村怀旧	/253
孤独的老河蟹	/272
该死的叔	/283
文学履历	/338
星竹的小说和小说语言 胡平	/340

红摇幡

摇摇清朝末年，林晋辞了官位，回乡做一市井百姓。林晋，昌州人，原是武士出身。

晚清年间，贼匪滋生，常有鸡鸣狗盗之人，结帮拉伙，挂起旗帜，打出野号，与朝廷搅闹，昏天黑地之中，也就生出王五、冯七等地方寇首，且名声日渐响亮。林晋身为朝中武将，奉命前去捉贼拿寇。一柄鬼头刀，使得刁钻古怪，风雨不透。水贼草寇，闻风丧胆，各地督头，常组织百姓，杀鸡宰羊，敲锣打鼓，以示庆贺，并奉林晋为天下第一勇将之美称。

朝廷闻之，多次给予林晋体恤奖励。好马快刀，龙袍金匾，把他的日月铺展得光光旺旺，总有几分璀璨。

然时间久了，林晋的所为，也就使人眼红，常常引得文臣武将对他嫉恨。酿成暗暗的祸端。林晋的身边，不免开始险恶丛生。

林晋为人刚毅。一块“光明磊落”的横匾，高高地悬于大堂之上，全为彻照自己的坦途。一生奉为座右铭。绝无半点虚妄，对朝中贪官污吏，林晋总有微辞。对尔虞我诈的门廷手段，更是鄙夷。见了阿谀奉承之人，他如芒在背，每每不堪忍受。如此的性格，也就锁定了他浮沉不定的命运。于朝中上下，不免得罪下

一些人。五十六岁，便告老还乡，图个日月清明，活得利索。

林晋，君子也！

林晋在乡间，有一私宅，红门阔院，青砖绿瓦。院内一棵好大的榕树。榕树枝支棱棱，招展得比天空还要广阔，微风吹来，落满一地的粉红花，满眼都是光泽。林家宅子，坐落于村庄前首，开门一条大河，让人顿然豁亮。日出日落，河上映满红霞，每日金箔般灿烂。秋分一到，两岸的芦苇花更开得雪白雪白，一层一层，无边无际地好看。春夏之季，两岸又是一片浓浓的盛绿，抬头望去，丰饶如海。极美。就是平日，河面上也有一只只美丽的单篷船缓缓驶过，船家丢下片片的渔网，外人到此，眼追船帆，看得发呆，届时总会有一种彻心透骨的舒畅漫过全身，很是享受。

作为告老还乡的官人林晋，能在如此的风光中度过自己的余生该是多么的好啊。

然而，回到家乡的林晋，并不清静。往日与他作对的山匪水寇，闻风而动，捎了猩红的帖子向他滋事。

平日的昌州人，有两件喜好，一是坐在岸边的茶馆里喝茶，一是坐在岸边钓鱼。都是一坐半天的，不干吗，就坐着，呆呆的，眼睁睁的。昌州人讲话，你不悠闲地在河边喝喝茶，不惬意地在河上钓钓鱼，不是糟蹋昌州人的生活吗！

尤其赶上落雨的天气，总有头戴斗笠之人，于雾蒙蒙的水汽中在河边垂钓。那风景，竟似有一首古筝残曲在奏，无声中给人以七分城府，三分散淡的畅快，真是好生豁达。

林晋自然是要享受昌州人的这份清福。那一日，林晋与小女去河上钓鱼了。他抛下渔竿，美美地等待着有鱼上钩。谁料，却

等来了一场祸端。不多时，眼前便有一竹筒，缓缓地顺水漂来。昌州一带的民风，自古就有顺水推舟，送状纸的习惯。趁官家的船只来往于水路之时，便将冤屈错案，一并装入竹筒。竹筒顺水而下，漂在官家的大船左右。是于不信任中，又抱了几分侥幸。全为听天由命。如若赶上体恤民情的官人，便能听到百姓的哭唤，从中知晓乡间人的疾苦。或就此办了案子，或为其伸张正义。

林家小女见河上有竹筒漂来，便将竹筒捞了起来，打开，一纸书信就展在了眼前，小女看罢，脸就寒了。

原来是土匪送来的帖子，放出话来，要取林晋的一颗人头，为死去的兄弟祭奠。如今的林晋，孤身一人，不带一兵一卒，贼匪自然要乘虚而入，欺他一个孤家寡人。

林晋看罢帖子，微微一笑，将它抛在一边，林晋并不惧怕。然他却为小女担忧。林晋身边只有这一女儿，小女生得眉眼生动，美貌过人，走在街上，看得让人眼醉。

林晋还乡之时，曾有将小女托付于朝中朋友的打算。让她嫁一书香门第，不图衣锦荣归，但求两相情好，岁月安逸。然却被小女拒绝。远离朝廷，去伪存真，自由地去生活，也是小女已久的期望。至于自家的婚姻，小女更是烂漫，图的是“穷书生艳遇，富小姐钟情”的书中佳话。取无尽的美妙在其中，仿佛此次不是回乡故里，而是上了天堂。

林晋曾想说服小女，让她放下痴情，不要不识时务。然他又知道，小女的骨子里与他林晋是一脉相承，怎能说得。于是，双双便放弃了这达官高贵，走了这小桥流水人家。

林晋自从受到土匪的威胁，便做好了准备，大不了他与山贼

匪寇拼个你死我活。然小女初见峥嵘，日月还长，怎能草率。

这一日，清风淡淡，一缕秋阳从院墙上斜照进来，那时土地苦艾的气味，裹着田野里的熟热，水汪汪地迎面扑来，空气很是爽然。林晋挑了这么个好天，吃罢早茶，便将小女唤到跟前，道：女儿眼下正是年纪，总该找个合适的人家。爹爹昨夜权衡左右，你看可否招一武艺高强之人，作为女婿？

小女听得唐突，一时语塞。林晋的话，似一冷丁之间，碎了她涓涓流淌的美梦。她把目光搁在远方。那时空气里飘浮着秋收时节的纯熟气味，这味道与老槐树上生涩的气息混成凝云一样的团儿，在人的眼前迷蒙成化不开的雾。小女呆呆的，眼里就含了几分湿润。

林晋淡了声音说：女儿是个知书达理的柔弱之人，平日讲个情趣。如是攀个书生秀才，自然尽人心意，两下更可有话共枕。这，爹爹全都晓得。然眼下兵荒马乱，劫匪猖獗，爹爹以为，还是寻一武士，更为妥帖实用。

林晋明里是为小女招一女婿，暗里却是为保护小女来日无恙。他的担心是来自小女那么的年轻，劫难会措手不及降临到她的头上。

小女听罢，泪就下来，汹涌地流了一脸。似清凉的空气中，咣当一声被什么事物搅动不止。林晋心里一阵凄然。他知道，小女这一生，绝非图个荣华富贵，更不喜欢那种拳打脚踢之人。于是摆手道：罢了罢了，爹是糊涂了。就此将事放下不提。

谁料，次日清晨，小女将一脸的忧郁收拾干净，于明净的日光中突然对林晋道：爹昨日你与我商量的事情，就依爹爹，女儿愿找一武士。

林晋正在喝茶，就端着杯子怔住，小女如此的来回，已是天上地下，他怎能不愣。半天才噢了一声，轻轻漫漫说一句：怎么，你倒是想通了？那时明净的日光中，尘埃飞舞出金星，艳阳的天边，翠绿的林地，瓦蓝的庄稼，满眼都是让人心境平和的风景。

小女道：想通了。接着噗地一笑：女儿就找一武士。

于是，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，林家的院门上，便陡然地挂起一簇红幡。是以此为号，招天下有情之士，前来应聘。条件是武功出众，拳脚超群，届时，林家不但将小女许配过去，还送白银百两。林家许下诺言，何时摘下红幡，何时便是小女的定亲时日。

红幡挂在林家的门上，似一面猎猎的旗帜，红得撩人心肺，扎人眼疼，山川锦绣都似披了它的光润，日子崭新崭新的。

林家小女，不但生得美貌，还有白银百两相送，天下怎能有这等的好事。然一款未来的日子，就这样方方正正地码在了人们的眼前，消息一经传出，人心便被震得红血浆浆，多少呆人汉子，都被汪洋了进去。说死上一回不冤！一时间里，天下已经没有了弱夫，人人都变得生猛昂扬，英雄气概。

日子的宁静，是被林家一棒子打破的。

自从红幡挂起之日，林家门前便一片灿烂。来者络绎不绝，昌州河上，每日船帆拥挤得吱呀破裂，一条老街，都被掀得翻了。

然事情却令人失望，来者之中，尽些好色之徒，或卖弄拳脚之人。林晋竟无一相中。多少日子，红幡依然在门上飘动，且是簇新的一团。无人动它一个指头，只是早晚之间，清风冷月里，

略略地显得有了孤零。

林家小女，每日出进宅院，望着头上的一簇红幡，常常得意地一笑。无言的声音淡化了秋日的景致，也于悄然之间打破了林晋的美梦。

林晋看着怅然，像是掐算了的日子，又误了归期。不觉对小女道：难道你还要将它挂成万年红！

小女噗地一笑：爹，天下之事，总要有个大概情缘。硬来不得。爹爹如果真是只为图个拳脚之人，怎就挑不出来一个。却原来，爹爹的骨子里，也是要得文武双全，事才肯罢。眼下爹爹都难以如愿，还怎能怪得小女。依小女所看，爹爹也是不能甘心哩！

林晋一愣，小女所言，正打中他的要害，他心里不免咣当一声，僵在那里。

女儿笑道：爹爹，女儿说得对吗？

女儿说得极是。林晋道。女儿的话，竟抹去了他眼前雾的帷幔，把他的眼睛擦拭得有了透明。

至此，事情就真的罢了。搁下不提。

梅雨的天气，露水打湿遍地的蒲草，雾水从河面上泛滥升腾，涨满两岸的林地。榕树的叶子，坠落得慵懒而又放松。这是一个让人瞌睡的天气。林晋就仰在竹椅上瞌睡了起来。

不多时候，门外突然有人一声吆喝：卖柴□，荆条子好柴！声音清脆悦耳，惊碎了灰灰的雨帘。这本是仆人的事情，林晋却分明听得是叫自己。

于是他起身走至门外，见一卖柴后生立在街上，后生其貌不扬，打一双赤脚，裤筒儿却卷得很有楞线，是模是样。两捆荆

柴，码得有头有尾，齐齐整整，一丝不乱，很有章法可循。砍柴人如若不是活得十分精道，柴草不会这般的气概。

林晋看得精神，不觉失口道：一担多少银子？

卖柴后生哈哈笑了：林大人，如果你搬得动这柴，小生甘愿奉送，分文不取。

林晋心中一怔，伸手去提柴，柴被扁担压住，力有千斤重。林晋稍一迟疑，卖柴后生已将扁担抽了出来。林晋听得耳边疾风呼啸慌忙抬手去挡。然后生更快，扁担已经到了林晋的裆下。

林晋完全醒了，与这卖柴后生捉对厮杀起来。后生的扁担密不透风，又泼得水样。似刀、似剑、似棍，分明不是一根扁担。耍得动魂荡魄，且招招都是要害。林晋先惊后喜，跳出圈外，拱拱手：请问先生，可是为了红幡而来？

卖柴后生立住扁担，脸上的汗水里落几许烈烈的阳光，方才透出些挺拔昂扬。他白牙闪动，浅浅地一笑：林大人，小的正是。

林晋就把目光攀在他的脸上，似远远近近遥望着一个已经来临了的日月，并努力要将他的来去擦拭得尽量透明，至尾，他张嘴问道：敢问先生从何而来？

卖柴后生道：小的无家无业，浪迹天涯，闲云野鹤，一身力气，以卖柴为生。

林晋哈哈笑了，笑声在院里回荡，震落几片树上的黄叶子，黄叶子打着转，无声地落在后生的脚下。林晋笑罢，道：先生好身手，可问先生尊姓大名？

卖柴人拱一拱手：小的姓张名宏，从没见过大人这般的武艺，今日相见，真是不负平生了。他的话，让人内心有一股温暖

潮湿，甚至使人想到一些跟幸福和喜悦相关的事。

林晋觉得好生畅然，他再次打量这个后生，不觉问道：方才先生与林某比较，可认为林某用了几分气力？

卖柴后生一笑：林大人，那小的就不介意了。林大人方才虽然招招娴熟，滴水不漏，然心志却略显散乱，点数也就差了厘毫。依小的所见，属气瘀心躁，焦火炽热，格杀起来，温邪郁滞，惊悸不安。大概只有七分吧。如林大人无躁无恐，心上无疾，小的早就被打翻了。

林晋听得一惊，多日来，他为小女的疑虑，如雨雾般迷蒙。卖柴后生正说中了他的心病。看来这后生绝非一个卖柴的脚力。

林晋朗朗笑道：今日与先生相见，真是遇到知己了。

后生哈哈笑道：小的只是一个猜测，林大人姑且听之，不对之处，还望海涵。

林晋就牵了后生的手，死死地不放，是把全身的希望都攥成了对未来的温热，一股股地摇在后生的手上，道：我林晋招得只是一个女婿，武功次之，小女娇生惯养，性情刚烈，不宜驯服，先生可有准备。

卖柴后生道：小的只是一个卖柴之人，不敢贪图奢望，如大人以为小的可交，小的甘愿为林家担水劈柴。

林晋听了，颇为满意，此人神清志宁，心念中庸，寻的是一个天地命数。但也不失卧薪尝胆，来日方长之打算。

林晋大喜，当下便收留了他。并将红幡从门上取下，送至小女的屋内。

小女早在窗上看了清楚，她接过红幡，竟顺窗扔了出去。

林晋不觉一愣，脸上浮起极厚的惊白，道：后生你可满意？

小女冷了脸：爹，女儿誓死不嫁！声音清脆白亮，似一波波捆在林晋的脸上。

林晋大为诧异，差一丢丢背过气去，心中不觉一阵慌乱，问说：那你为何同意挂这红幡？

小女道：爹爹现在受到匪贼的威胁，官府暗中也在鄙视爹爹，小女以为，不如身边多个武艺高强之人，这样小女也可放心了。

林晋恍然大悟，原来小女与他同出一辙，并非真为招一女婿。可卖柴后生又做如何计较？一时间，林晋难煞死也。

当晚，林晋一壶老酒，一盘小葱卤豆腐，呆愣一夜，竟没有想出一个措辞。天亮时分，林晋走出院子，清晖薄日中，竟见院门上一片红光灿烂，他定神去看，红幡仍在晨风里哗哗啦啦地飘荡，一团火似，红得迷眼。林晋不觉一惊。

卖柴后生张宏，挑一担水回来，见林晋在门前迟疑，放下担子道：林大人，红幡是小的所为，小姐不情愿这门亲事，您又何必强求她呢。小的也望小姐找个如意人家，您就依了她吧。

林晋心头一热，怔怔，感激道：想不到先生是这样仁义宽宏，难道先生不是为了红幡而来吗？

卖柴后生笑道：小的能遇见林大人，与其学得武艺，已经心满意足了。哪敢再攀高枝。再说，强扭的瓜不甜，小的也是要活出个滋味的人，怎能如此拉扯成亲。说罢，挑起担子，轻快地进院去了。

就此，红幡又哗哗啦啦地飘荡了起来，仍是簇新一团。不时有人前来应聘，武功却不抵卖柴后生的一根扁担。

林家小女于自由之中，也就有了爽然，开始用正眼打量这个

卖柴之人，瞄他的一双赤脚，看他挑担子的模样。笑他竟真为一个担水劈柴而来，说他是个呆子。卖柴后生并无半点的气恼。每每挑了担子，悠悠地从她身前走过。听着叫他呆子的唤声，高声应答一声哎！

林家小女听了，禁不住咯咯地笑将起来。笑得无拘无束，笑声鸟一样，噗噗地落在院里。林晋听着豁然，感慨道：林家宅院，要能如此地长久下去，该是多么好啊。

卖柴后生自然不呆，每日腿脚勤快，担水、劈柴、扫院，仿佛林家招的就是一个伙计，无一星星计较。只是余下工夫，卖柴后生便与林晋纠缠不休。捕个空当儿，便与他厮杀格斗起来。器械还是那一根扁担，上下翻飞，指咽喉，掏下路，招招凶狠，大有夺魂索命之势。

林晋每次下来，都不免心惊，久了，便内存余悸。

这一日，习武过后，仆人摆上茶水，俩人围桌坐了。林晋敛了声音，突然问道：张宏，你可有谋取林某性命的打算？

卖柴后生顿时僵住，微红了脸，放下茶杯道：林大人言重了，小的只是与大人习武盘道，不知已有冒犯，多多得罪。

林晋哈哈一笑，心中已有了一个大概分寸。

自从林晋辞位还乡以来，京城附近，匪贼草寇，又起波澜，打家劫舍，杀富济贫，滋扰搅闹不断。朝廷围剿十分不利，便又想到往日的林晋。这一日，有人敲锣打鼓，送来一道圣旨，请林晋再次出山镇匪。来人是昌州知县吴海，吴海进门，哗啦啦将旨令展开，逐字念罢，命林晋速速起程，不得有误。

林晋回乡数月，对于黎民百姓，乡间饥寒，有了更深的了解。那天林晋正在早茶，他推了杯子，对知县道：朝廷应以治理

天下为本，无奈，官府之人，巧取豪夺，尔虞我诈。天下连年战乱，到处祸患，怎能不滋生匪乱。据我所知，所谓的水贼草寇，也净是除暴安良之人。我林某已经退位，不忍再去乱杀。

一边有人拍起手来，声音清脆，像是撞到了一座清水池。林晋回头去看，竟是卖柴后生张宏。

知县吴海剜了林晋一眼，冷冷笑了起来，笑后一脸破破烂烂，说：林大人，好胆量，在下告辞！拱手退出了院子。步子却迈得杀气。死静中间，似咣当一声，有什么东西砸在林晋的心上。一时间，林家院落里漫上一层阴霾。

小女惶惑地叫一声：爹。声音似隔了山重水复一路传来，很是惊诧迷茫。

林晋挥挥手，将小女的话挡住，似死死地挡住一世的硝烟粉尘。天下于这一刻，奇静无比，日光流动的声音，落叶的音响都清晰可辨。空寂与冰冷也就缓缓地根植了父女俩的全身。

卖柴后生将目光搁在林晋的背上，朗朗一笑，道：林大人，何必这样懊恼，与小的耍上一通，换换兴致如何？

林晋也就嚙地坐了起来，取下长剑，与卖柴后生战在一起。

直到傍晚，俩人还在院中比试。只是卖柴后生的招数里，突然少了险峻，似换了骨子，起落之间，步伐凝重涩滞，很有几分拘泥。那时院外漫上黑暗，黑暗沉沉如水，几颗昏昏的星星已经挂了出来。仆人就掌灯上来，已是晚饭时分了。

俩人收了架势，泡一壶茶水，坐在石凳上小息。一时间俩人突然变得无话，卖柴后生仰头望天，一轮明月，纸样地挂在槐树上。圆圆地银白，盯得紧了，假的一样，反显得几分矫揉造作。

林晋笑道：方才与先生交手，先生倦怠无力，步伐绵软，似

有思虑郁结之患，不免百密一疏，与以往大不相同。林某诧异。先生可是要激流勇退？

卖柴后生恭敬道：小的今日手涩，还望大人指教。

林晋道：习武之人，如疾如飞，快不可言。内里却是讲个定力，心不定，其志则衰，方寸则乱。神不定，斗志逍遥，虚症勒绊。先生方才无根无主，进退两难，怕是属于心神自伤，不战已败。破绽百出啊。

卖柴后生一怔，哈哈笑道：林大人果然是道，机理透彻。

林晋道：交人交心吧。

张宏不语，把目光搁在天上，天上一轮弯月，静得似挂在一汪水里。树上有黄极的叶子，经不住夜露的潮润，落下来，发出淡薄的声响。

次日清晨，红光白亮中，卖柴后生张宏将捆柴的绳索打了结，齐整地拴在扁担梢上。恭敬地立在林晋的门外。林家小女在窗上看得惊异，心里的慌乱，竟然来得毫无防备。

林晋打开房门，不觉一愣：先生这是要走吗？

卖柴后生拱一拱手：林大人，小的四海为家，不免该下多方银两，今日想与大人告辞，也好还上琐碎债务。

林晋微微一笑，已经明白了大半，道：恕林某直言，昨日与先生习武，交手之间，先生神情懈怠，目光疑涩。可愿道出真情？

卖柴后生笑说：林大人，小的如能每日与先生习武盘道，该是何等的人生快事啊。可惜小的只凭一担柴草度日，难免总有赔账在身，不能不去了却那些琐碎。来日方长，待小的结了人家账目，清清爽爽，再来陪伴大人如何。

林晋笑笑：先生本是为了红幡而来，小女不从，林家已经冒犯了。先生本应自便，况且又陪伴林某这多日子，林某真是感激了。说罢，命仆人端上一盘银子，送至卖柴后生跟前，道：还请先生笑纳。

卖柴后生也不客气，取了两锭银子，说这足够了。

这时小女立在门上，叫一声：且慢，噤噤过来，将一双绣花鞋垫放入盘中，微微一笑说：小女常笑先生呆子，虽是一时玩笑，但也有不敬之意。这是一件赔罪之物，还望先生收下。

卖柴后生笑笑，伸手将鞋垫掖进了怀里。

林晋将他送至门前，卖柴后生道：林大人留步，小的不赘，如有机会，再来陪伴大人坐说论道：告辞了。就拱一拱手，大步走了。

林晋迈出院子，卖柴后生已经没了去向。门上的红幡，依然哗啦啦飘着，风吹雨淋之中，已经挂了一层锈色。

小女跟在林晋的身后，望着一条空街道：爹，你不觉得这人怪吗？

林晋一笑：你还看不出来吗，他是个土匪啊！

小女噢了一声，进而也就呆住。

林晋道：我也是前几口才看了出来。

他来何干？小女问。

卧底，伺机取爹的一条性命。

小女瞪大了眼睛，身子在清风里抖颤。

林晋笑笑：然他又与爹投了脾气，正像爹也打算杀他一样，却终又放了他一条生路。

小女仰望天空，天空蓝得正浓，挂不住一丝云的模样。小女

道：可他还是走了。

林晋道：他杀爹的时日已过，不能不回去交账。

小女道：他空手而归。如何交账？

林晋车转回身，盯着小女：你看，你又为他担忧了。

小女脸上一红：爹，他是个土匪啊。

林晋把目光搁向远方，良久道：金戈铁马，还不知孰是孰过，就是贼匪草寇之中，也不乏藏龙卧虎之人。此人英才也。

小女道：想不到爹爹竟会看中一个土匪。

林晋道：女儿现在看他如何？

小女抿嘴一笑：爹，难道你真要把红幡给了他，让女儿嫁一土匪吗？

林晋也就怔住，惊叹道：爹爹险些就将小女嫁了过去啊。

这日早晨，天气阴得滴水，四下漫着一股霉味，深秋的季节，枯枝败叶，干草样陈列在田野里，没了水分的树木失去了柔性，使人想到一些老去了的事物。就这个软软塌塌的时候，朝廷捕快，与几个喽兵意外地迈进林家的宅院，是来锁绑林晋见官。罪名是违抗皇命。诋毁朝政。

事情过于突然，令林晋始料不及，他冷冷一笑，道：我乃一介武夫，一向为民除害，平日严于律己，怎有违抗朝廷之罪。

捕快道：林大人，国家有难，匹夫有责，你对朝廷圣旨不遵，已经触犯朝命，怎能无罪？说罢，哗啦一声，抖开枷锁，将林晋锁了。林晋并不反抗，跟了捕快迈出院子，脚下链锁铮铮锵锵。

小女追出门外。哭喊爹爹。